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柿子不甜
<p> 街坊飄香，什麼食物又勾起了人的哪段回憶？回憶濃濃難消，但並非時時都能夠回味，然而，那品嚐食物的悸動，卻能一點一滴澆灌迴環思念的心，甚至渲染充斥各種滋味的人生。 </p> <p> 我曾讀名家張曼娟的作品《黃魚聽雷》，作者喜愛鄰居阿卜的豆沙粽，其秘方實來自阿卜的家鄉—上海，每當製作豆沙粽，阿卜總娓娓說起生活在上海的往事，然而，包裹在內的不只是綿密的紅豆沙，還有波盪著金光的繁華舊夢，原來，思念不會停留在上海，而是伴著甜香，千迴百轉，飄洋過海，洗去鄉愁的淒惻。 </p> <p> 對於品食，我其實不是特別在意，我沒有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妨嘗作嶺南人」的豪爽執著，更不求玉脍絲蓴的頂級享受，然而，每當秋日降臨，金風拂面，他人正因為秋高氣爽而讚嘆時，我卻隱約嘗到甜與苦參半的況味。 </p> <p> 一個屬於七歲小孩的秋天，我遇見了不屬於人間的滋味。 </p> <p> 區間車從台北開往新竹，站務人員吹起尖銳的哨聲，火車準時出發，匡噹地緩緩駛出地下車站，兒時的我，總跪坐在椅墊上，將臉貼近窗戶，睜大好奇的雙眼，觀察快速變換卻不曾重複的風景，窗外的花草樓房，彷彿被一個巧妙的裁縫師拼貼組合，成了一條七彩的錦緞，隨著嘈雜的轟隆聲，在不知不覺中，蔓延成整座城市的繽紛與活力，我總有個錯覺，房屋漸漸的變矮，綠草卻漸漸的伸長，火車將隱沒進草野之中。火車車廂內熟悉而陳舊的氣味，不討人喜歡，旁邊乘客的微微鼾聲，對面觀光客的三兩交談，把手整齊劃一地搖晃，對於常搭火車的人來說，大概習以為常了吧，但是，還是有些不一樣，這趟去程，我的心中多了回鄉的忐忑與激動，在車廂的晃蕩中，愈加強烈，難以掩飾。 </p> <p> 秋日的新竹，吹起九降風，紅了葉，熟了柿子，但令我難忘的是，奶奶製柿餅的拿手絕活。新竹盛產柿，秋天的柿子樹如同火樹銀花，滿眼紅豔，好不熱鬧，而傍晚時分，遠遠看來像是一盞盞懸掛的燈籠，閉目諦聽，如「風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」，迎接一場大典的到來，萬花筒般的景致使我著迷，但更令我神往的是，有著柿餅飄香。 </p> <p> 平時空蕩的庭院，在這個時節擺滿了等待風吹日曬的柿子，恬靜地，柿子沐浴在夕陽餘暉下，此外，多了長輩們忙進忙出的身影，我也不閒著，就近擇了一顆柿子樹，二話不說直接奔爬了上去，摘下幾個飽滿透紅的熟柿把玩欣賞，初摘的紅柿，如同新生兒的清純，外型光滑，但是沈甸甸的，我想，不只是果肉的負重，更承載著悉心栽培的過程中，心意的重量。 </p> <p> 庭院裡，我被鞦韆徐徐地搖著，耳邊傳來母親要我換上長袖的叮嚀，看著手裡兩顆柿子，我總稚氣地想著：「火紅的柿子會不會像我一樣怕冷呢？」我用兩隻手緊緊地環握著柿子，像是給它裹上一件外衣。 </p>	

夕陽從山谷間滾落，躲迷藏般地露出半邊金光，將草原橫切成兩半，九降風吹落山谷，乾冷且強勁，草枝紛紛彎下了腰，向背山側敬禮，我看見大小不一的柿子，如燈籠般，逐漸明亮。玩至疲憊不堪的我，向天邊一瞥，夕陽映照在柿子上，與九降風爭功似的，原已透紅的柿子顯得更加豔絕，彷彿受寵嬪妃面上暈開的嫣紅。回到中庭曬柿處，隱約浮出皺褶的柿子，代表其飽藏風雨的洗鍊，去了萼，剝開柿子板，多汁的果肉呼之欲出，輕嚼一口，綿潤細膩，蜜氣四溢，毫無雜味，是純粹的甜美，難以忘懷，這一口，成了我兒時最香甜的想像。

我曾以為甜美是永恆、飽和的，然而，卻如同褪色的布料，它會一點一點地剝落。

年紀稍長後，已少回鄉，被緊鑼密鼓的課程壓縮了自由，密密麻麻的筆記與便條紙佈滿書桌和白牆，每逢秋夜，凜冽寒風襲攬而來，穿越氣管與鼻腔，剝奪我體內最後的溫醇，嘴巴嘗到的只有乾燥與淒寒，內心卻直喊苦澀，我依稀記得，母親總在寒冷時節總替我披上外衣，就像我雙手環繞紅柿，但如今，卻只剩隨口的三兩叮嚀，陰冷的夜晚，使我無助。而那使我朝思暮想的甜美，卻漸漸被零食與泡麵取代，成為夜晚的救贖，似乎，唯有重口味方能覆蓋過生活中的辛酸與苦辣。

街上常見的糕餅店，販賣柿餅也不在少數，儘管我正在追尋，追尋著如何填補心中那專屬於甜美的缺口，我也不曾站在櫃檯前猶豫是否買下那盒包裝精美的柿餅，因為我知道，純粹的甜美不需噱頭與矯飾，它只需靜靜地佇立，熬過日曬風吹，等到外表浮現皺褶，我便知悉它已然成熟可食，正如同人，初生的赤子，純潔不染，外表光亮，綻放新生的光芒；歷經日月的長者，將時間的喁喁細語刻進深淺不一的皺紋，但你我心知肚明，其智慧及內涵將不可與他人同日而語。

那香甜的夢境時時牽引著我，我擇一金風颯爽的秋日，回新竹老家為滿足心中那軟綿的夢幻。金光滿地，庭院依舊擺滿熟柿，柿子樹依然紅豔，乾冷的九降風依然使滿園草枝折腰，奶奶依舊忙進忙出，我走向那一排排靜躺圓桌的柿子，隨手揀選了一顆，忐忑與期待交織，我小心翼翼地復刻著先前剝開柿子的動作，深怕哪個步驟不正確就會改變柿子的味道，漸層的紅橘色由外向內，蔓延了整顆柿子，默數三二一，我輕嘗了一口。

「甜嗎？」我暗自問自己，「是的，很甜。」我是這樣地回答，然而，我卻沒有感受到預想中的滿足，心中的缺口依然沒被填補，我陷入了迷思，難道我心心念念的滋味實則空虛的泡影，悵然若失，我望向天邊，夕陽的光輝無私地廣袤大地，赭色的天幕之下，兩道隨風搖曳的灰煙格外醒目。

視線緩緩沿著煙色由淺而深，迂迴曲折，原來，那灰煙起於自家灶房，走近查看，陰暗積塵的牆角旁，斑駁的紅磚砌成爐灶，深淺不一的刮痕與不均勻的掉色暗示其歷時悠久，廢煙滾滾地從兩條通天的排氣管排出，狹窄的灶房裡，充斥著燃燒木炭的味道及飄飛的木屑，然而令我不解的是，空氣中依稀夾雜著柿子的香氣。

灶中用木炭燻烤著曝曬完畢的柿子，我竟然從來不知有這道程序，這時奶奶端著一盤庭院曬著的柿子，準備放進灶爐烘烤，奶奶取了一顆剛烤完放涼的柿子，要我嘗一口，外形與曬過的柿子比較，皺褶更加明顯，外表略顯瘦小乾黑，入口，

「不甜。」味蕾轉瞬間將簡單明瞭的兩字傳向大腦，然而，取而代之的是微苦、微酸，不知為何，我發現如此滋味更加契合心中的缺口，我想，經過了苦與酸攪和的人生歷練，品嚐著相同滋味的柿子，心中也有相同的悸動，原來，滋味的感受不是永恆的，沒有絕對的酸甜苦辣，而是隨著人事物的遞嬗，悄悄轉化。

時日匆匆，人生盡被生活瑣事纏身，自兒時起，對於甜與美的想像猶如被水筆不斷地描著，最終越描越淡，反而是生活中不斷襲來的困頓與挫折，縈繞心頭，環伺耳際，卻也無可奈何，咀嚼而後，吐出了難以排遣的苦澀辛酸，也許困頓在所難免，回憶卻是可以短暫放逐自己的一片曠野，我並不後悔那段沈溺於柿餅甜美的過往，畢竟，我的七歲是甜的。回憶彷彿以輕柔的口吻告訴著我，不應一味沉浸於甜柿的溫潤可口，我現階段該體會的是微苦微酸的人生滋味，也同時象徵我的成長，若母親無法在寒冷之中替我添上外衣，我必須替自己覆上溫暖；若一味地以雙手環握初熟的柿子，它哪能接受疾風與曝曬的磨練，哪能由單純的甜味，蛻變成與苦、酸並存的深刻內涵。

我曾以為甜美是永恆、飽和的，然而，正如同褪色的布料，我可以在空白處，紀錄專屬於屬於自己的人生滋味。

徐國能曾著文章〈第九味〉，人生在世，嘗遍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、澀、腥、沖，去蕪存菁而後，留下第九味，人人的第九味皆不相同，我思忖，也許滋味並不單純由味蕾感受，而是以身心體會，同樣的一顆柿子，在不同的心境下，我嘗到了迥異的滋味，我期盼，尋尋覓覓之中，屬於我的第九味，不斷更替，也給我一個不斷追尋的理由，我想在品食的過程中，對過去的種種，無限緬懷；對來日的未知，衷心期盼。

秋風拂過，我望向紅艷柿樹的枝頭，沈甸甸的，好似另一個我尚未到達的遠方。